

186
20
24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正史類

七函

四架

全號

二册

綱鑑精采

十一

明 葉向高進卿
日本坂田大平校

綱鑑精采

唐紀 卷之十一

綱鑑精采卷之十一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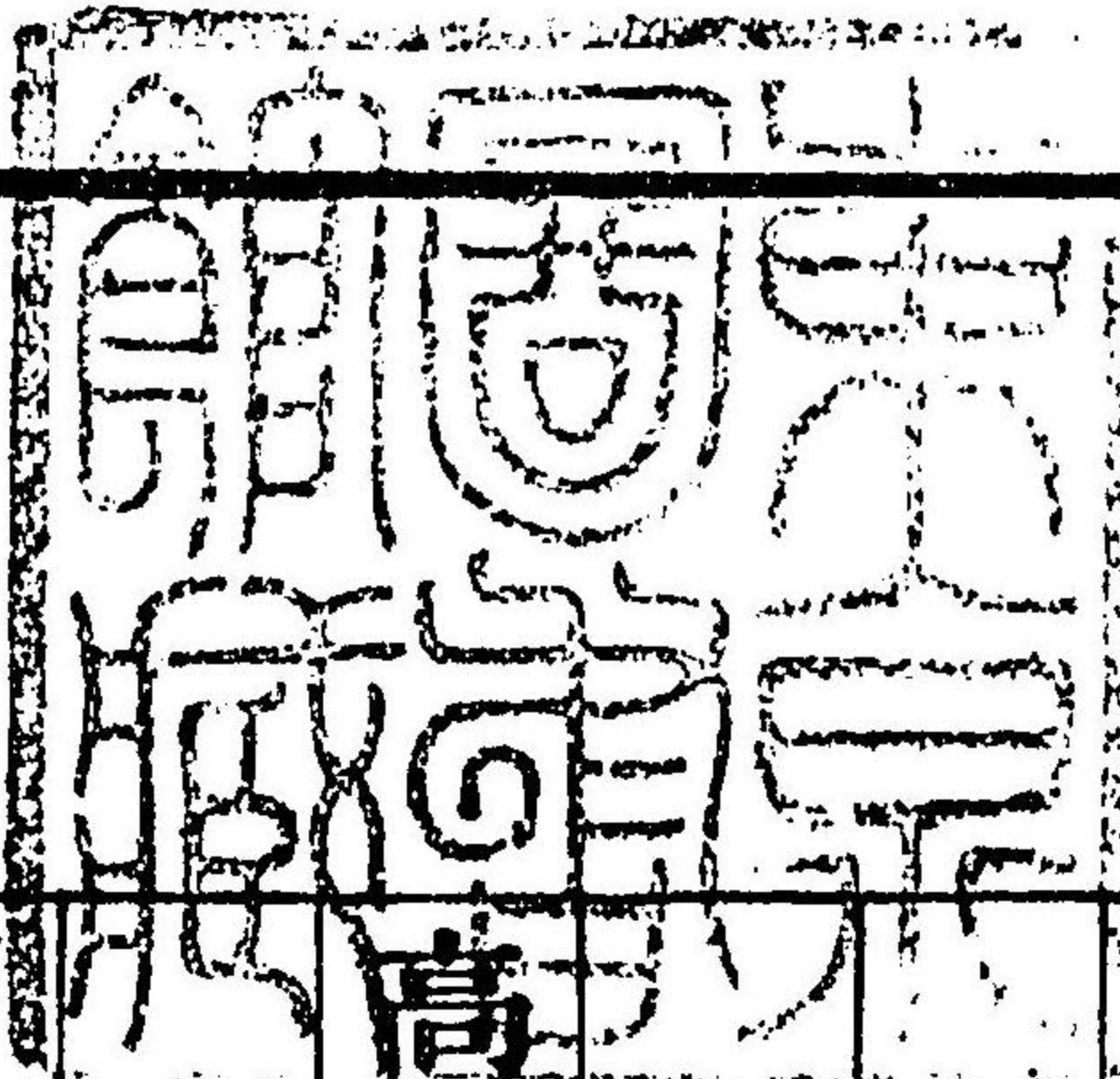
名淵，姓李氏，成紀人。襲封唐公。隋末起兵，受恭帝禪，國號大唐。

在位九年，壽七十一。○帝舉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席卷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畧。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之爲子也。

武德元年

戊寅。○隋恭帝侑，義寧二年，恭帝侗皇泰元年。○夏王竇建德，五鳳元年。

○涼王李軌，安樂元年。○楚王寶建德，五鳳元年。○是歲，并楚王弘，魏定，楊梁師都，秦梁銑。凡十二國，隋煬帝廣，三月，宇文化及弒煬帝於江都。恭帝侑，秦魏亡。



綱鑑精采卷之十一

唐紀

隋祖神堯皇帝

名淵，姓李氏，成紀人。襲封唐公，隋末起兵，受恭帝禪，國號大

在位九年，壽七十一。○帝舉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席卷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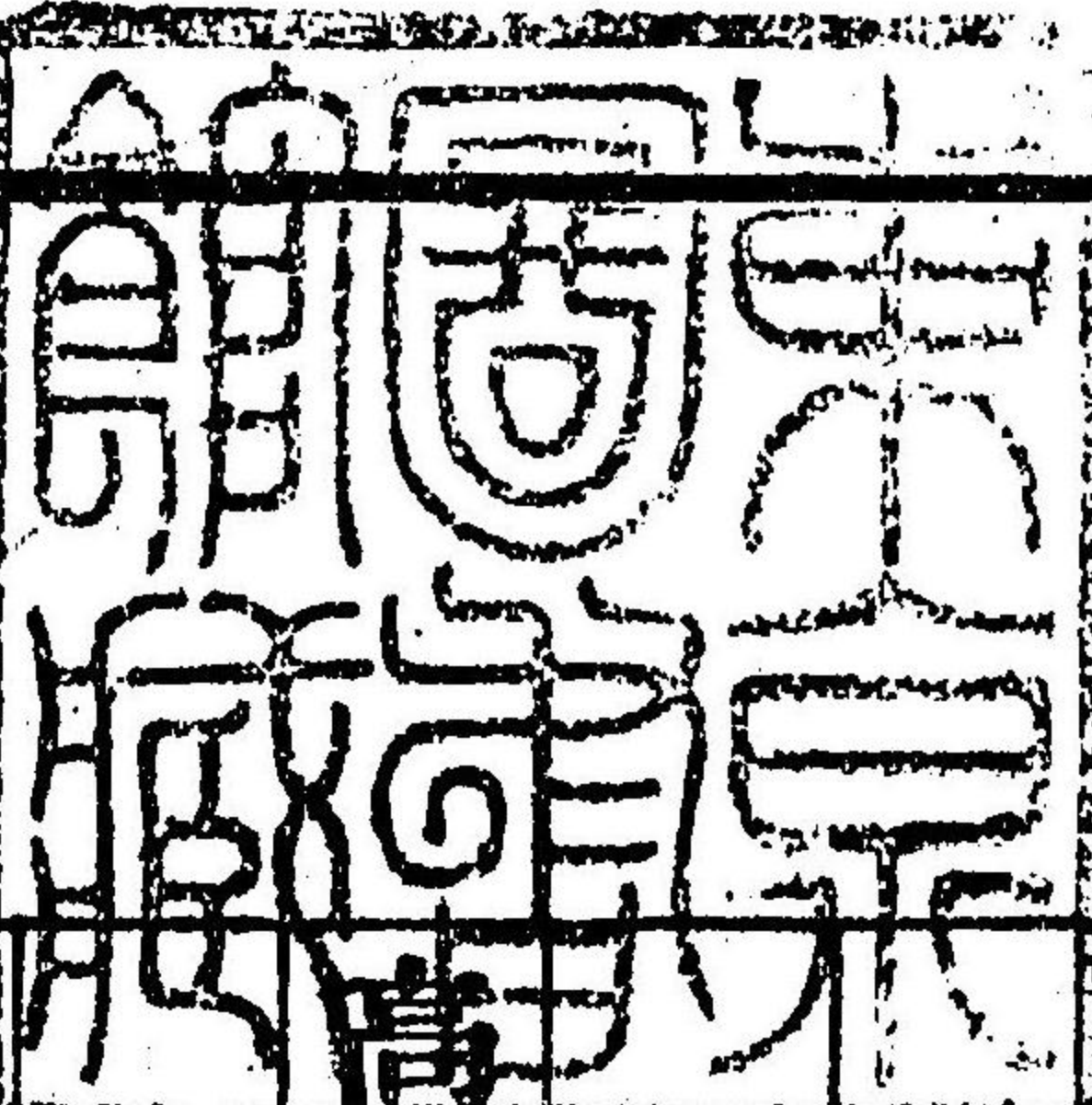
亂，暴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之爲子也。

武德元年

戊寅。○隋恭帝侑，義寧二年，恭帝侗

○涼王李軌，安樂元年。○夏王寶建德，五鳳元年。○是歲，并楚王弘，魏定，楊梁師都，秦梁銑，凡十

二國，隋煬帝廣，三月，宇文化及弒煬帝於江都。恭帝侑，秦魏亡。



○五月隋恭帝禪位於唐唐王即皇帝位○唐

萬年縣今咸寧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為隋以惡聞

其過亡天下陛下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唐主

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

百匹

范華陽曰天下之勢如入一身必氣血周流無壅而後能存諫者使下情上通上意下達

如氣血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高祖鑒隋之所以亡首闢言路可謂

知先務矣

初魏公李密既殺翟讓頗自驕矜開洛口倉散

米無防守取之者隨意多少群盜來就食者近

百萬口密喜謂賈閔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閔甫

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所以襁負

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曾無愛

吝屑越如此切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成

大業哉至是密與王世充戰失利與衆三萬人

歸關中密自恃智畧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

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

是何以定禍亂乎○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

密既知世民為英主則屈身歸降以臣節自全可矣何為中道背叛以致傳首之辱乎

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久不為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乘傳至黎陽遺徐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唐主聞之嘆曰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之也法一動

搯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不敢奉詔唐主從之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主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主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待御史

二年

已卯○是歲隋梁楚梁亡并楚

唐初定租

庸調法

有田則有租有租則有庸有庸則有調有調則有庸

庸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布

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歛○唐主考第群臣以李綱孫伏伽為第一因置酒高會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

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然唯李綱差盡忠歎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三年

庚辰○是歲并楚夏定楊梁師都梁銑唐鄭梁法興吳凡九國定楊梁法興亡

世民擊劉武周大破之武周走突厥其將尉遲敬德尋相等降已而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敬德囚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卧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

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會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敬德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敬德善避稍每單騎入敵陣中敵叢稍刺之終莫能傷又能奪敵稍返刺之齊王元吉以善馬稍自負聞敬德之能請與敬德較勝負元吉

操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須臾三奪其稍

四年

辛巳○是歲夏鄭梁銑
亡并楚梁師都凡三國

唐兵圍洛陽城中

乏食夏王竇建德救之將佐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王世充窮蹙垂將面縛竇建德運糧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世民善之將驍騎出武牢東邀擊建德建德中槩墜馬被禽世民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諸將曰吾所恃者夏王今已為禽雖得出終必無成世充遂出降世民入宮城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慾欲

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廢諸道場建德部將劉黑闥起兵於漳南兵勢大振自稱東漢王○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唐初行開元通寶錢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唐王以秦王世民功大擢為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令開府置屬世民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道玄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

要見登瀛之名
固為諸公之榮

而一許敬宗與
其間則適為諸
賢之辱矣

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夏日直宿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閤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時府僚多補外官世民患之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至如杜如晦王佐之才世民奏留之與玄齡常從征伐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破軍克城諸將佐爭取寶貨玄齡獨收

采人物致之幕府又將佐有勇畧者玄齡必與之相結使為世民盡死力每令玄齡入奏事唐主嘆曰玄齡為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五年壬午○是歲楚亡并梁凡三國初唐主起兵晉陽皆秦王世民之謀唐主欲立世民為世子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畷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世民功名日盛唐主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曲意事諸妃嬪以求媚於上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

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
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
餘若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
助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請行
唐主許之建成乃將兵討黑闥黑闥引兵南遁
尋執斬之

范祖禹曰王魏以輔導東宮為職當勸建成
以孝於高祖友於秦王則儲位安矣乃使之
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
夫以王魏之賢其為建成謀猶如此况庸人乎
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丁當也當
強壯之時

中者謂上下通也四歲為小十
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給田一頃篤疾

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

為口分口分田八
十畝每十歲入租粟二碩調隨土

地所宜綾絹絁布風土不同故其宜亦異也布
帛之細曰綾繪如麥稱曰絹

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

傭日三尺傭通作庸唐用人力歲二十日閏加
三日不役者則日收綾或絹或絁或

布三尺是之謂庸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止免其調三

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

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秋閏七

要見今日突厥
之犯邊乃昔日
稱臣之所致秦
王雖欲奮志以
滅之其如始之
不慎何哉

月上以突厥屢寇關中欲遷都避之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柰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爲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漢庭一將猶志滅匈奴況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繫頡利之頸致闕下若其不敵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爲邊患得賂則退秦王外托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上大怒召

世民責之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慰勞世民禦之平後猜嫌益甚○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秦王世民及齊王元吉引兵拒之世民與虜遇於幽州勒兵將戰元吉懼不敢出世民獨帥騎馳虜陣謂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爲背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鬪獨出與我鬪又遣騎前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頡利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

有謀遣人止世民曰我無他意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遣突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之與盟而去

八年

乙酉

以張鎮周爲舒州

今安慶府

都督鎮周以舒

州本其鄉里到州召親戚與之酣宴凡十日既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官民禮隔不復得爲交遊自是親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九年

丙戌

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曰佛在西

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

西胡之書難曉故以漢語譯之

恣其假

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

以逃租賦僞起三塗謬張六道

三塗卽三慾也一日色慾門上

尸道天塗界也二曰愛慾門中尸道人塗界也三日貪慾門下尸道地塗界也六道謂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且生短壽

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夫自漢以前初無

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鬼我亂華
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為明鏡今天
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
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上詔議
其事蕭瑀曰佛聖人也而突非之非聖人者無
法當治其罪突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
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
桑伊尹生於空桑傳記妄誕之說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
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為

是人上從突言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尼僧道
士○建成元吉密謀殺世民以金銀一車贈尉
遲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
山岳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六月丁巳太白
經天秦王世民既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
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上亦
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
立汝為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為嗣日久吾不
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

紀傳卷之二十一
競當遣汝還行臺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命汝建太子旌旗如漢梁王故事世民泣辭以不欲遠離膝下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訴世民於上上信之元吉密請殺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為辭秦府僚佐聞之惶懼不知所出房玄齡謂長孫無忌曰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國家無忌以告世民嘆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衆曰大王以舜爲

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爲井中之泥塗廩不下則爲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長公瑾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尙可卜乎於是定計己未太白復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濬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以爲世充建德報仇上

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鞠問汝且早參庚申世民
遂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射建成元
吉殺之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
知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疾秦王功高
望重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
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
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遂立世民爲皇
太子○初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
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
衆爲之危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
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
爲詹事主簿亦召王珪爲諫議大夫○帝自稱
太上皇詔傳位於太子太宗卽皇帝位○突利
頡利二可汗入寇進至渭水便橋之北上與高
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
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
軍繼至頡利見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
蕭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熟突

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
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扞禦故也我若示之以
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
若輕之又震耀軍容示之必戰虜既深入必有
懼心故與戰則克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
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請和詔許之乙酉斬白
馬與頡利盟於俊橋之上突厥退蕭瑀請曰突
厥未和之時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既而虜自
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

君臣之志唯賄是求襲擊其衆勢如拉朽所以
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定遽與虜戰所損
甚多故且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
當自退然後養威俟彙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
必固與之此之謂也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
及也○上日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
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人主逸遊忘戰
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
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

要見太宗言是
而意非以宿衛
之士而與之日
親于殿庭之中

則失人主體統
甚矣王者一家
之義似不如也

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群臣多諫上曰
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常
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
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上嘗言吾
自少經畧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陣則知
其疆弱嘗以吾弱當其疆疆當其弱彼乘吾弱
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陣後反
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上面定
勲臣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叙
或未當宜各自言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
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
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
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
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
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宜居叔父之先諸將相
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
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
未遷官者皆嗟怨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

天下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嗾怨豈爲政之體乎○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爲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曰梁武帝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所學者唯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胡氏曰太宗可謂知所去取矣而劫父臣虜殺兄及弟駭君親而代其位室弟婦欲以爲妻此人道所不得爲者孰謂堯舜周孔之道而有是哉

上嘗謂傅奕曰佛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帶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老莊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然之○上置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

之際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又取
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上曰朕觀煬
帝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
相反也魏徵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
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
身爲桀紂之行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吏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殘者請戶給絹
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
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
口爲率○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
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
公輩亦當恪勤職事副朕此意○有上書請去
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願陛下與群臣言
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
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
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
直乎朕方以至誠待天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上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

嘗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路不失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范華陽曰、裕民止盜、此清源正本止欲之道也、太宗行之、其效如此、君人者、無以迂言為難行、則知政治之方矣。

上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

君喪矣、朕嘗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上患吏多受賂、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吏受絹一匹、上欲殺之、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要見矩雖有忠
倭之異守而所
以為已謀則一
使太宗之朝亦

溫公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倭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倭、君樂聞直言、則倭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動則影隨矣。

以佞於隋者施
之則必無以安
其位矣

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
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勅出魏徵固執以為
不可不肯署勅至于數四上怒召而讓之魏徵
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耳何必多取細弱以增
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今即位
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為失信對曰
陛下初下詔云逋負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為
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又曰關中免
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繼有勅云已役

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
固已不能無怪今復點為兵何謂來年為始乎
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居常節閔
咸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
為治乎上悅罷點中男賜徵金甕○張蘊古上
大寶箴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
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門
九重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
築作瓊宮瑤臺紉作瓊室立玉
門共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羅八珍於前禮

夫珍用八物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

其酒柴作酒池可以運船糟堤可以望十里紂爲酒池回盤糟丘而牛飲者三千餘人

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

視於未形旒垂玉也王有五冕旒皆十二不知是不爲蔽明其諸臣之旒數雖不同

然垂皆過目雖旉纒塞耳而聽於無聲旉他口反黃色纒細綿也

以東帛除大理丞以黃縹爲國用組垂之於冕當兩耳上嘉之賜

太宗皇帝諱世民高祖次子年十八舉義兵初封秦王唐得天下皆其功也其兄建

成每欲殺之反爲所斃高祖因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壽五十三○帝除隋之亂比迹湯

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已來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

父子兄弟之間愆德多矣

貞觀元年丁亥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陳樂太宗爲秦王時

破劉武周軍中作此樂曲後夏號神功破陳樂貞觀七年更名七德舞上曰朕昔

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

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

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

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

過矣德彝頓首謝○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

十九

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爲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從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湧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惜其有功不加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柰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初

隋末豪傑竝起擁衆據地唐興相帥來歸上皇
割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
大業之間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
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一曰關內
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
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劔南十曰嶺南
○上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
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
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

直朕始寤彘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
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
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
間疾苦及政事得失○上與待臣論周秦脩短
蕭瑀對曰紂爲無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
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失人心則異上曰公知
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
益尙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
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范祖禹曰太宗於是失言矣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所以異也世或以湯武征伐為逆取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乃所以為仁義也其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謂之逆則無時而可也

上問公卿以享國長久之策蕭瑀曰二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於是始有封建之議○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因讓徵曰自今宜存形迹徵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

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尙未

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心驚曰吾已悔之徵

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使

臣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皋陶

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

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賜絹五百匹○

上欲討嶺南酋長馮盎魏徵諫宜遣使諭之盎

遣子隨使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師乃賜

絹五百匹○崔仁師按青州反獄而多縱仁師

要見徵豈不知
忠良之為一道
特以警君心而
啓明主耳

謂孫伏伽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爲本及敕使至
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速就死無一
人異辭者○上好騎射孫伏伽諫以爲天子居
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爲社稷生
民之計也走馬射的非今日天子事業上悅以
伏伽爲諫議大夫○上神采英毅群臣進見者
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
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
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復諫自賢其
臣阿諛順旨君旣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
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旣弒世基等亦誅
公輩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上謂
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民同
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
已故也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
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公
私富給○

上謂侍臣曰朕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

之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賦抵法與帝王狗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耶？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爲人所笑也。○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爲便。」○鴻臚卿鄭元璿使突厥，還言突厥民饑畜瘦，此將亡之兆，勸帝乘間擊之。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朕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二年_{戊子}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闇。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

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群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頡利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曷者突厥之疆，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日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大常少卿祖孝孫作唐雅樂，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俱存，朕爲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曰：古

人稱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
 聲音也○畿內有蝗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
 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
 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何
 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上謂侍臣曰
 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夫養稂莠者害嘉
 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
 ○上曰比見群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
 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
 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
 足為至治乎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上合歡會
 也歡適如腰鼓腰鼓廣首而細左右稱賀上曰我
 嘗笑隋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巢
 縱鵲於野外○天少雨李百藥上言官人無用
 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之前後
 所出三千餘人○上以瀛洲刺史盧祖尚才兼
 文武命鎮交趾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辭以
 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怒斬之他

日與待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
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青州長史
魏愷使梁還除光州刺史不肯行文宣怒愷曰
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
宣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鄉者盧祖尚雖失
人臣之義朕殺之以爲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
宣矣命復其官蔭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
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徵色不
移上亦爲之霽威徵嘗謁告上家還言於上曰

人情之忌生于
畏鶴宛懷中帝
之畏徵甚矣故
有會須殺田舍
翁之言可與武
帝避帳之概同
看

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
何也上笑曰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上嘗
得佳鶴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
不已鶴竟宛懷中○上曰爲朕養民唯在都督
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得其在官善惡之迹
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
擇乃命內外五品已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
三年_{己丑}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
廣求賢隨材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

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不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液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十一月以王珪爲侍中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校正之上始申明舊制鮮有敗事上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上閒居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耶非耶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珪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

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莊平縣名今馬東昌府

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六月以早詔文武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上以常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

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誓願庶幾可雪前耻鞅鞞亦遣使入貢上曰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是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史乃集其事為王會篇從之○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范華陽曰、太宗以萬乘之主、而兼為夷狄之君、不耻其名、而愛其倭事、不師古、不足為後世法也。

上皇聞擒頡利、嘆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托得人、復何憂哉。○突厥既亡、其部落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之宜、魏徵以為突厥世為寇盜、百世之讎也、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為氐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

策問唐滅突厥、詔區處之宜、顏師古、李百藥、溫彥博、魏徵之說各異、太宗卒用彥博之策、何歟、自今言之、孰是孰非、答魏徵之言善矣、太宗不從徵而從彥博之策、蓋好大喜功之心使之然耳。

溫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柰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以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眾于幽靈諸州、其餘酋長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始與朝士相半。

范祖禹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太宗既滅突厥、而引諸戎入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朝廷、欲以誇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甚矣、是

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
豈非太宗之所啓乎

林邑

在交趾南
千餘里

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

討之上曰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語言之
間何足介意○六月、上發卒脩洛陽宮、以備巡
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爲洛陽未有巡幸
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陛下初平洛
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
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
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
弊、恐又甚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
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
上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
覆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卽爲之
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
賜玄素絲二百匹、魏徵聞之、嘆曰、張公論事、有
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上問房玄齡、蕭
瑀曰、隋文帝何如、主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
朝、或至日昃、衛士傳餐而食、亦勵精之主也、上

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詔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群臣、群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能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上讀明堂鉞灸書、云、人五臟之繫、咸附於背、詔自今毋得背囚背、○諸宰相侍宴、上謂王珪曰、卿識鑒

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陳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爲已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滾以爲然、衆亦服其確論、○上之初卽位也、嘗與群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

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潏然之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昔炎帝征蚩尤顛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

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是歲天下大稔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苑刑纔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帝謂群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耶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

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比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五年^{辛卯}河南人李好德得心疾妄為妖言詔按其事大理丞張蘊古奏好德被疾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貫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縱上怒命斬之於市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

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着令又有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制自今決死刑二日中五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而

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可不
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疲百姓以取虛名朕不
受也不受○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
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
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
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
外治安臣不以爲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六年^{壬辰}群臣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
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

徵不以封禪爲
非禮而但以爲
時之未可此所
以不能開太宗
之心也

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
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耶群臣猶固
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上曰公
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德未厚中國未安四
夷未服年穀未豐符瑞未至耶對曰陛下雖有
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尙
虛而車駕東巡其供煩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
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
洛以東煙火尙希灌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

中示之以虛弱也。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大水。事遂寢。○太宗如九成宮。馬周諫曰。大安宮制度卑小。而車駕獨爲避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長樂公主將出。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之。上入告皇后。后曰。妾數聞陛下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臣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

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則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宴三品以上於丹霄殿。上從容言曰。中外又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煬帝威加夷夏。頡利跨有北荒。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彊盛以自滿也。○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

嫉媚似疎慢正
忠直者之事非
太宗孰知之

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
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
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
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耶上大
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嫉媚嫉通作嫉

亦媚也

尹遂昌曰盛世之治其施為舉措自與庸主不同雖遊宴之中亦有可觀太宗丹霄殿之宴自他人視之不過樂飲而已然一時君臣談笑之間無非明良相與告戒之意則坐朝聽治之際又可知矣

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變法不恒其德勞擾實多○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虞世南外和柔而內中直上稱其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詞五書翰○秘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上賜

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觀其始末知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上幸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因與貴臣宴賦詩起居郎

呂才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后更號九功舞取尚書九

功惟叔之義使童子八佾為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

陳舞偕奏於庭同州刺史尉遲敬德預宴有班

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在我上任城王道

宗任城今為濟寧州唐太宗封從叔祖道宗為王於此次其下諭解之敬

德拳毆道宗目幾眇上不憚而罷謂敬德曰朕

見漢高祖誅滅功臣意常尤之故欲與卿等共

保富貴令子孫不絕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

彭趙醜非高祖之罪也國家綱紀唯賞與罰非

分之恩不可數得勉自脩飾無致後悔敬德由

是始懼而自戰○冬以左光祿大夫陳叔達為

禮部尚書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讜言故以

此官相報對曰臣見隋世父子相殘以取亂亡

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之計耳○上謂侍

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爲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湯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爲朕思湯帝之亡朕常爲公輩念關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上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旣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七年^{癸巳}宴三品以上及州牧蠻夷酋長於玄武

門奏七德九功舞魏徵欲上偃武脩文每侍宴

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徵

^{詳觀欲脩文也}○王珪罷以魏徵爲侍中上與侍臣論

安危之本溫彥博曰願陛下常如貞觀之初則善

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爲政乎徵曰貞觀之初陛

下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徵多諫者頗有忤

旨此其所以異耳帝笑曰誠有是事○去歲帝

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

來就死至是所縱囚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
亡匿者上皆赦之○以長孫無忌為司空無忌
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為私上不
許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
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雖讎不棄魏徵
等是也今日之舉非私親也○帝從上皇置酒
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
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智戴酋長馮盎之子名也先盎遣入侍故亦侍
宴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尹遂昌曰事有不美而美在其中者如太宗宴丹霄殿之類是也亦有至美而不美在其中者如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之類是也太宗自正位以來未聞有孝養之事獨此一書于冊則所謂為天子父以天下養者僅有是耳太宗之簡于事親不槩見乎

帝謂于志寧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
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猶有差失況
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
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後太子好嬉戲頗虧禮
法志寧與左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
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上問魏徵曰群臣上

書可采及名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群臣辭色愈溫

八年

甲午

正月上欲分遣大臣爲諸道黜陟大使

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與太常卿蕭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良起滯淹俾使者所至如朕親

觀○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歛俗好高髻蓋官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耶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文帝時上書云可爲痛哭流涕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上乃賜絹二十四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光祿大夫蕭瑀爲特進參預政事

續金瓶梅卷之八十一
上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
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
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
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長孫皇后性
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畧古事因而
獻替裨益弘多上或以非罪譴怒官人后亦陽
怒請自推鞠因命囚繫俟上怒息徐爲申理由
是宮壺之中刑無枉濫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
齡以謹歸第后言於上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

慎密苟無大故願勿棄之后嘗采自古婦人得
失事爲女則三十卷及崩宮司奏之上覽之悲
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爲範百世朕非
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
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玄齡復其
位○葬文德皇后於昭陵上念后不已乃於苑
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
熟視之曰臣昏耗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
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爲

通天下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在關中者已得其半滾得居重馭輕之法其制稍為近古厥後一變為曠騎再變為禁軍其法漸壞可勝嘆乎

之毀觀○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耶黜萬紀使還家○是歲夏命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疎近數皆一月而更○上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待被譴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待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南平公主嫁王珪子敬直珪曰吾愛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行禮

尹遂昌曰有太宗以為之君於是乎能禮遣其女有王珪以為之舅於是乎能不屈於婦此亦治世之美事也

十一年丁酉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

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爲而治矣又上疏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尙未之寤也夫鑿形莫如止水鑿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又上疏曰文子云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命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

要見人君貴有
從諫之實不貴
有從諫之名

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
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
則言無不盡疎則言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
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况又內懷姦宄乎
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既
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
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
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
美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韋

弦韓子曰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
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 ○侍御史

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良以恩結
人心人不能忘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
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恃當年而已今之
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營繕
不休民安得息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
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
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
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此諫
營造又自古

以來國之興亡不在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疆歛以資寇敵也此諫聚歛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此言不重守令之選疏奏

上稱善○冬十月以武氏為才人書謹亂始也故荆

州都督武士護霍音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

宮○霍王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與

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平曰

無長問者怪之平曰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於

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十二年戊戌詔曰隋故擊鷹郎將堯君素雖桀犬

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

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著作佐

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若其無益集之何用爲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不許○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今所爲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卽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上問待臣帝王創業與守成熟難房玄齡曰

草昧之初與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魏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真四海之福也○以馬周爲中書舍人周有機辯中書侍郎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商確古

今舉要刪繁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亦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上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謝曰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乃止○上既詔宗室群臣襲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爲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上疏以爲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樂厲之惡已彰與其毒

害于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
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所以傷之也會長孫無
忌等皆不願之國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
義朕欲令公子孫世爲有土之君而公薄之朕
豈強公等以茅土耶乃詔停世封刺史○五月
旱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爲陛下志
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在貞觀初清
靜寡欲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珍怪此不
克終一漸也在貞觀初護民如子不輕營爲頃
既奢肆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爲驕勞役則
易使此不克終二漸也在貞觀初役已以利物
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
身之事實切諸心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
親君子斥小人比來於君子也恭而遠之小人
也狎而近之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
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竝進玩好
之作無時而息此不克終五漸也在貞觀初求
士如渴比來由心好惡以聚賢舉而用以一人

毀而棄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來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爲樂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雖有忠款而不得伸此不克終八漸也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來長傲縱欲無事與兵問罪遠裔此不克終九漸也在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無一亡去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怨離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

惟人所召人無繫焉妖不妄作今旱熯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臣所以鬱結長嘆者也疏奏上激加獎歎報曰朕今知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乃以所上疏列於屏幃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復賜徵黃金十斤廐馬十匹

十四年庚子上幸國子監親釋奠命祭酒孔穎達

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是時
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
學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於是四方
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馬韓之屬國新
在高麗西南
羅東夷國名在
高麗之東高昌西域國名在京
師西四千里吐蕃西羌
之屬
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
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
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十五年辛丑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

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
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唯置李世勣於晉
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乃以世勣
為兵部尚書○上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
事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狗國者
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上曰然是以禹拜
昌言良為此也○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人
主常兼行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
以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

正群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
乘之尊乃與群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
上然之○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僞尤多命太
常博士呂才判定上之才皆爲之叙質以經史
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女曰巫男曰覡妄分五姓分屬
五音此則事不審古義理乖僻者也叙祿命曰
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
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
而夭壽更異此則祿命不驗之明著也其叙葬

曰古者卜葬以朝市變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
謀之龜筮近代以爲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
按禮天子諸侯大夫皆有月數春秋九月丁巳
葬定公甫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
日月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
是不擇地也識者以爲確論

十六年壬寅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
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善惡
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

太宗此論固是自修以垂竹帛之志但三事未易盡此所以不能書其惡亦不能隱其惡也

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群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若有聞見可封狀進徵上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撤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

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會上問

侍臣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方無

虞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此爲最急時太子失德魏王有

寵故遂良對及之上曰方今群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

傅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乃以徵爲太子太師徵

以疾辭上曰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乃受詔○

宇文士及卒上嘗指樹下愛之士及每譽之不

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

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岑文

本拜中書令、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位高貴重、所以憂也、語賀客曰、吾今受弔、不受賀也、○上謂侍臣曰、薛延陀突厥之部落名屈疆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上曰、然、朕爲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以新興公主妻之、○上曰、朕爲兆民之主、日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賦、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弦樂在其中矣、

十七年癸卯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上自至製碑文、并爲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知得失、朕嘗保此三鑑、以防已過、今魏徵沒、朕亡一鑑矣、○上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

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上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等於凌煙閣○初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爲奢靡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潛有奪嫡之志太子知之陰養刺客紇于承基等謀殺魏

策問太宗圖功臣於凌煙閣何如

答夫長孫房杜諸公甲兵以開國謀謀以保邦

功雖大小不侔亦可當茲選矣獨恨李勣贊立武后幾覆唐宗侯君集張亮竊爲友賊殆有餘辜何太宗知人之不哲耶

王泰會承基坐事繫獄上變告太子謀反敕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廢爲庶人侯君集等皆伏誅乃立晉王治爲皇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高麗蓋蘇文弑其君懼討遣使貢白金褚遂良曰此郅鼎之類不可受也春秋桓二年宋督弑其君因以郅鼎上從之因責其使以弑逆之罪○詔以長孫無忌爲太子大師房玄齡爲大傅蕭瑀爲大

保李世勣為詹事，瑒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李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上自剪鬚為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上曰：為社稷非為卿也，何謝之有？世勣嘗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水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初，魏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材，至是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踏所立碑。○初，上謂監脩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

要見太宗平日之愛徵者，乃懲隋之拒諫而然，非其中心之樂為也。觀其身沒，未幾遽信讒言，遂有此舉，則信徵不篤其情之

敗露可見矣、

敢獻也。上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爲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卽命削去浮辭，直書其事。○新羅遣使言高麗以兵絕其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諭之，蓋蘇文不奉詔。

十八年^{甲辰}，上曰：蓋蘇文弑君虐民，今又違詔，不可不討。欲親征之，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盼則四夷讙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則傷威損望，天下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誠當討，但遣一二猛將取之，如反掌耳。今天子新立，諸王幼穉，陛下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輕行遠舉，臣切深憂，不聽。○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

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微非大勝則大敗矣
○上好文學而辯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
折之多不能對劉垺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賢
之與庸愚上下懸絕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
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對駁
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
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
損氣願爲社稷愛上飛白字體也答之曰非慮無
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至煩多今

聞讜言虛懷以改○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
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
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
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說朕欲面舉公等
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
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
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稍明
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
耳唐儉言辭辨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

言及于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過、而性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慎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洵、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向諾然、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十九年、乙李大亮、恭儉忠謹、房玄齡、每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上聞程名振、善用兵、詔問以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名、振失不拜、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名振謝曰、疎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辨、上乃嘆曰、奇士也、拜驍勇將軍、○上自將伐高麗、至鄆、自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上拔遼東、進攻安市城、高麗延壽、惠真帥兵十五萬救之、上敕諸軍齊出奮擊、會有龍門人薛仁貴者、大呼陷陳、所向無敵、高麗兵大潰、延壽、惠真帥

其衆降高麗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
數百里無復人煙上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爲將

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

范華陽曰太宗之伐高麗本其少時奮於布衣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猶思所以逞志喜於用兵如馮婦搏虎不能自止非有禮義以養其心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夫以天子之尊而較勝負於遠夷一戰而克自以爲功矜其智能誇示臣下其器不亦小哉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悔茲其所以爲賢也

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敕班師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

新進驍勇者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上以遼左不能成功深悔之嘆曰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也乃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

二十年丙午江夏王道宗薛萬徹等招諭勅勒諸

部元魏時號高車部其後分散曰薛延陀曰其

酋長皆願內屬請同編列並爲州郡上喜詔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已而車駕幸靈州敕勒諸部隨之上爲詩序其事曰雪耻酬百王除兇報

千古遂勒石於靈州○冬十月貶蕭瑀為商州刺史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於上曰房玄齡等朋黨執權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為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如是○十二月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子路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於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

粟萬鍾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上疏以為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為最不可遐棄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上遽召出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一日上幸芙蓉園詣其第載玄齡還宮

二十一年丁未上幸翠微宮冀州進士張昌齡獻

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命

以官但為舍人裏供奉初昌齡與進士王公瑾亦馬周御史裏行意也

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

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

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

非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

上善其言○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

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

過之何也群臣皆曰陛下功德如天生萬物不

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正由五

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已者朕見人之善若已

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

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真諸懷退不肖則欲

墜諸廢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

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朕踐祚

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

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

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要見高宗後來所行之事與帝範不相似者由太宗之無身欬

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上手詔曰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立楊氏子明為曹王初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太宗弟婦元吉之也有寵於上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為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故也

二十二年戊申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

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又曰汝當愛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可不慎哉

○結骨其國人皆長大赤鬚綠睛自古未通中國至是八朝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地以草木為毛髮北方寒極草木不生故曰窮髮盡無編戶乎○上營玉華宮務令儉約惟所居殿覆以瓦餘皆茅茨徐惠妃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音丘慈翠微玉華營繕相繼上疏諫其畧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并吞六國及速危亡之基晉武

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縱欲之所致乎又曰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綉實迷心之鴆毒又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時太白屢書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代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言小名左武衛將軍李君羨自言名五娘而其官稱封邑皆有武字上深惡之出為華

玄齡生時不諫必待死而諫者以太宗之慎諫故也重在大臣

州刺史有布衣員道信自言能絕粒君羨敬信之數相從屏人語御史奏君羨與妖人交通謀不軌君羨坐誅上又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觀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已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

安國之心死而後已意

生壯者肆其怨毒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房玄齡疾篤謂諸子曰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為陛下每決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伐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耻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上

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薨○改官名有犯先帝諱者

二十三年配四月上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怨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卽行俟我死汝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爲墨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上苦痢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入臥內謂之曰太子仁孝善輔導之謂

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秘不發喪無忌等請太子先還大行御馬輿繼至發喪宣遺詔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

綱鑑精采卷之十一終

186
20
2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維
金
水
牙
小
一

